

一个另类时代观察家的手记
一封写给最爱公司的绝情书

21 Dog Years 21个狗年

在亚马逊打工的日子

[美] 迈克·戴西 著

迈克·戴西

——美国《新闻周刊》称他为“萧条期的甲骨文”、“网络世界的游吟诗人”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21 Dog Years 21个狗年

在亚马逊打工的日子

[美] 迈克·戴西 著

曹彦博 译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个狗年——在亚马逊打工的日子/(美)戴西著;曹彦博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2.9

书名原文: 21 Dog Years: doing time @ amazon.com

ISBN 7-80073-534-6

I.2… II.①戴… ②曹… III.①网络经济-评论 ②电子商务-书店-美国
IV.①F062.5 ②G239.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0885号

21 Dog_Years: doing time @ amazon.com

Copyright © 2002 by Mike Daise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FREE PRES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21个狗年

——在亚马逊打工的日子

21GE GOUNIAN

著 者: [美] 迈克·戴西

译 者: 曹彦博

责任编辑: 张 金

责任监制: 朱 磊 王祖力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57千字

版 次: 200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2-0634

书 号: ISBN 7-80073-534-6/F·375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64648783

鸣 谢

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事实作了调整处理。
但是，真相如此。

首先，我要感谢约翰·泰纳斯（John Tynes）、丹尼斯·吉尔伯特（Dennis Gilbert）、原非法酒店的密室、爪哇咖啡豆的神奇精华、布鲁克林区考特大街的可爱商店“莎士比亚的姐妹”——本书的大部分是在那里撰写的——以及勒鲁瓦（LeRoy）和弗吉尼亚·鲍恩（Virginia Bowen）的热情招待，本书正是在他们的家里修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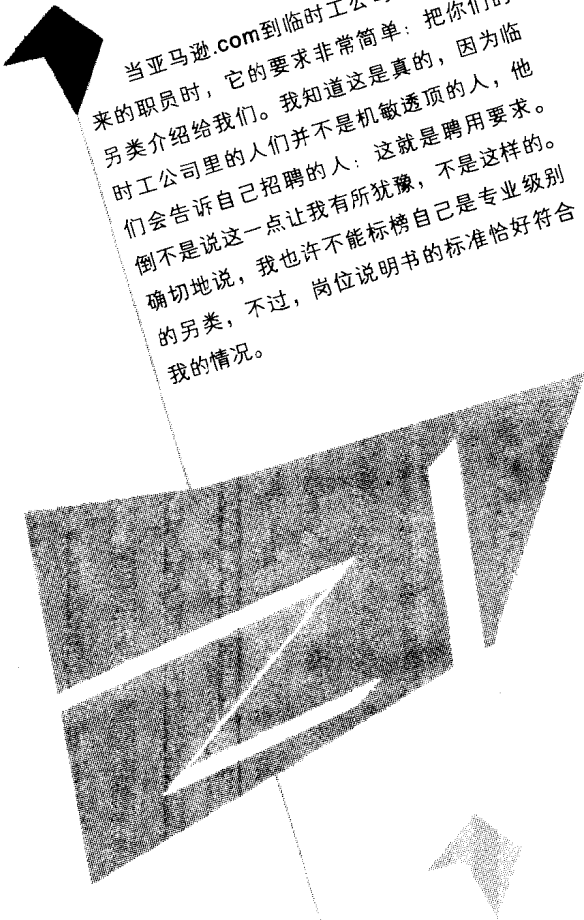
疯狂的道具应当归功于我的编辑雷切尔·克雷曼（Rachel Klayman），因为他在98小时里靠着兴奋剂的支撑完成了手稿，并填加了大量漂亮的动词。我还要大声感谢詹姆斯·莱文（James Levine）公司的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erg），因为是他推销了本书的创意，找到了出版商。

最后要感谢的是琼·米歇尔，我的长期合作者、拳击伙伴、邪恶的编辑。

- 1 业余爱好者 —— 3
2 另类聚会 —— 21
3 门板当桌 —— 35
4 另类耶稣 —— 53
 主题：介绍 —— 72
5 我们的物理学 —— 77
6 上大学 —— 95
 主题：变形金刚，梦 —— 111
7 大猩猩与熊 —— 115
8 单击圣诞 —— 131
 主题：超达尔文主义 —— 143
9 任务书 —— 147
10 面试 —— 165
 主题：告诉你个秘密 —— 176
11 超级流氓窝 —— 181
12 色情监测 —— 195
 主题：事故 —— 211
13 金钱仙境 —— 215
14 离职面谈 —— 231
 主题：寻找信息 —— 236
 主题：关于寻找信息 —— 237
 主题：警告 —— 237
 主题：再见 —— 249

目录

- 15 火腿博物馆 —— 253
 主题：跟我一起大笑
 吧 —— 268
16 实地考察 —— 273
 鸣谢 —— 289



当亚马逊.com到临时工公司招聘自己未
来的职员时，它的要求非常简单：把你们的
另类介绍给我们。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临
时工公司里的人们并不是机敏透顶的人，他
们会告诉自己招聘的人：这就是聘用要求。
倒不是说这一点让我有所犹豫，不是这样的。
确切地说，我也许不能标榜自己是专业级别
的另类，不过，岗位说明书的标准恰好符合
我的情况。

1

业余爱好者

我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没有一样做得特别精。这是一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艺术，是我毕生研究的惟一技艺。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总是幻想自己的身体里隐藏着超能力。那些超能力就在那里等待着最佳契机来“激活”——比如遇到辐射或某个孩子遇险——而在这种特定的时刻，我会最终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突变性医治遗传因子、骇人的力量，或许还有粗壮的可伸缩爪子。在白日美梦中，这三样天赋都具备。

如果你知道自己因为拥有这些突变性天赋而命中注定是个巨人，那么你就很难专心致志地过普通人的生活。既然你知道自己具有如此巨大的潜力，何必还要浪费精力呢？最好还是等待。最好不要去努力，留点精神等待奇迹发生。你所做的一切，对于你自己那难以想像的未

业余爱好者



来而言，统统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还是省省力气，静候良辰吉日的到来。培养自己的才能，看看书，玩玩电子游戏。

这种生活非常压抑。“业余爱好者”（dilettante）一词源自意大利语，意思是“以此为乐”。咳，谁也不会为此付钱的——就连业余爱好者们也不会。这种行当适合年轻人：我已经25岁了，很快就会成为大学同学们当中惟一还在“晃荡”着的业余爱好者。所谓业余爱好者，是相对于职业生涯而言，而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并不想忍饥挨饿，于是他们找到了某个谋生方式，迅速地安于过上自己的小日子了，无论是出于选择还是出于惰性。

在业余爱好者这个市场上，我的确拥有一种优势：我拥有美学学士学位。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在工作面试的时候，学位是人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而我能够判断出他们想嘲笑我。我觉得他们应该那样——好让所有人都松一大口气。当负责为亚马逊招聘职员的人说她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由于我的学位时，我就应当意识到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选择美学专业在当时看来很是不错——它能让我过上自由自在的学者生活，而不需要戴着俗气的领带，简直就是《工夫》里的、从书本中获得的麻醉剂。要知道，我是在缅因州最北端的一个叫做肯特堡的小镇长大的，

那里是美国一号公路的尽头。事实上，在一号公路的尽头有一个标记，就在通往加拿大的大桥的旁边，上面写着：始于佛罗里达州基维斯特的美国一号公路到此为止。

这个标记违反了我们在学校时所接收的理念，即道路是没有尽头的。这一标记的存在强化了我从小就知道的一个道理。我是在造纸厂和土豆田之间长大的，对我来说，显然世界上有些地方是你无法逃避的；那些边界定得死死的地方禁止居民去想像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我的眼里，那个标记的含义一直是：这里是公路的尽头，而这里是不得离开的地方。

絮絮叨叨地谈论自己生长的地方如何“偏远”没有意义——山外总有山，天外还有天。不过，我总是能够取胜，其原因是拓扑学的不规则性：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肯特堡总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以下的描述勾画了缅因州北部地区的一些风貌特征：

a) 冬天，如果你在夜里没有给汽车加热，汽油就会变成果冻，因此所有人都会在发动机罩下面装一只裸露的灯泡。我母亲则更进一步，把毯子盖在发动机罩上，就像包裹婴儿那样把车包起来。

b) 家里要开车往南走2个小时去普雷斯克岛时，我和姐姐就会兴奋不已，因为那里有一个红绿灯。我们会

业余爱好者



高唱：“红绿灯红绿灯红绿灯！”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态中进入了青年时期。

c) 每年冬季（共有9个月），我都会用一半的时间砍木头、搬木头、堆木头、甩木头。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并不擅长砍木头、搬木头、堆木头或甩木头，但是我对所有用木头生火取暖的艺术都有一种不经意的了解。

当我走进所谓的名牌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所有内容就是投身于学术研究，穿游在新英格兰的山谷之间。我将成为一名专业捉刀写信人；我将成为一名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我将时而研究伊特鲁里亚语，时而研究马术史，在学术的世界里悠哉游哉，再也不用在某一个地方扎根，再也不需要从事任何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保住某份工作），也不需要——哦，请上帝宽恕——搬木头。

由于确定了独立学科“美学”为自己的课程，因此我可以参加许多让我感兴趣的课，比如表演和写作，同时忽略那些我感觉会浪费自己时间的课，并且从整体上违背了文科教育的全面性原则——而我正是用文科的名义获得了大量的学生贷款。啊，青春！世上无事我不能！一个年轻人，摆脱了缅因州冰冻垃圾的命运，去寻

求……我不知道要寻求什么。我全身心的感觉是一种模糊而巨大的奢侈享受，以及一种强烈的欲望，即一生一世永远不用认认真真地工作一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都是才华的缘故：我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很有发展前景。可是，在“才华”与“成功”之间有一道宽宽的鸿沟，而要逾越这个鸿沟，你就需要某种被称为“意志”的东西。我的老师们恳求我专注一些——哪怕就专注那么一点——并说我将有一个辉煌的未来。我顽固地拒绝了。我摆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情，但实际上我只是害怕投身进去。我害怕会发现自己的局限性。最好还是不知道，最好还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培养一种自我陶醉的情怀。孕育自己的才华，再读上一本书，再玩一会儿电子游戏。

可是，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没能考上研究生，而没有奖学金就很难做一个四处游荡的学者。于是，我到了西雅图，立刻变得悲观失望起来。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一种必然——只要你进入了西雅图市的范围，而且是一个前途未卜的文科毕业生，你就会自动变得意志消沉，蔑视权威，且悲观失望。

我们说的是懒人一族，是90年代文化背景中令人不快的一个组成部分。懒汉们不是在一线工作，因此无法取得传统型的回报（金钱、房屋、汽车），而是追求别



出心裁的目标（收集恐怖片、建立发烧友网站、品尝咖啡）。货真价实的懒汉具有大量的业余爱好项目、考虑不成熟的想法和狂热的社会问题动议，因此忙得无暇从事每周40小时的工作。

不过，这些的确是由经济压抑症和社会忧郁症造成的“打一枪就跑”的新表现。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批人执掌着一切：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房东，是所有社会机构或商务机构的门卫。他们谈论的是《野战排》（*Platoon*），他们记忆中的是60年代的辉煌和恐怖，他们是绝对的顽冥不化——你要么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毛孩，要么把自己看做30来岁。难怪我的同龄伙伴们流行的一种答复是：“撤。”

西雅图是懒人一族的中心。蹩脚运动的迅速兴起和衰亡，给这座原本昏昏欲睡的城市带来一股时尚和名流的浪潮。而即便在库尔特·科拜恩（Kurt Cobain）在自己的事业巅峰期间名声扫地之后，此地还可以保留其独立的信念。西雅图一直是一座人丁兴旺的城镇，从淘金热到世界末日——惟一的疑问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

如今，这个城镇仍然笼罩在蹩脚的光环下，到处都是摇滚歌手、新兴艺术家，当然，还有懒人们。在整个美国，西雅图的赫赫大名是：这里是块“酷”地，充满了真正“得其所哉”的轻松逍遥的人们；如果你希望自

己的艺术品更加具有私密性，希望节奏不快不慢，不在乎灰暗的天空，也不介意是否往前发展，那么这就是一块宝地。在这里，大凡是个人就能看出，懒惰是如何演化成为一种艺术的。

西雅图还在演化一种别的东西——在车库里诞生了所有伟大的和不怎么伟大的蹩脚乐队。亚马逊正在用门板打造自己的第一批办公桌。

于是，我和亚马逊几乎同时在西雅图起步了。

对于自己这辈子要干些什么，我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可是，别人似乎也没有什么令人宽慰的计划。我选择让自己沉醉于舞台，断断续续写点东西，到偏僻剧场演演戏。一天夜里，我站在一个没有暖气的车库舞台上，扮演作家琼·吉尼特（Jean Genet）的《阳台》（*The Balcony*）中的主教，身着天主教盛装，头戴12磅重的主教冠，脚穿希腊式15英寸长的半高统厚底舞台靴。我那宽大的教袍敞开着，光着身子准备朗诵一段关于罪孽的台词。对于这一节的表演，我曾经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但是导演说这将“颓废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尽管我打算惊恐万状地一口回绝，却不知怎的没表达出来。

不管怎么说，我站到了舞台上，裸着身子，准备背诵台词。这时，一家人走了进来：母亲、父亲和两个女儿——迟到的观众。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吉尼特



的作品适合家庭观看。其中的一个女孩——她在我这个裸体主教面前还不足3英尺高——瞪着恐惧的大眼睛，不过我却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比她还要恐慌。而正是在那一刻，我想起我在学校里的文学教授博伊兰（Boylan）跟我说的话：“戴西，你现在不应该去上研究生。到现实世界里去，你需要参加实际的工作，否则你会什么都干不了。”

于是，我深深吸了口气，干起了实际工作。

在未成年人面前赤身裸体的效果并不怎么好，因此我便干起了临时工，挣点房租。这是最热门的懒人职业。所有的症状都到齐了：西雅图、悲观失望、临时工，就像是一种专业的诊断，一种综合症。大夫，大夫，他怎么了？他怎么那么无精打采，那么悲观失望，而且那么他妈的穷？大夫脸上亮着光，一眼看出了毛病，习惯性地清清嗓子，然后对着自己的录音机说起来：西雅图。悲观失望。临时工。治疗：常规剂量的信条，刺激信仰系统的生长。患者属成年衰退、责任心衰退，疑心自己为某种由上天决定的未知命运所慑等等。患者的头脑目前位置离躯体太远。

我干临时工干得不亦乐乎；这种工作非常适合我。我住在一间破烂的公寓房里，租金是每月200美元。这就是说，我可以在两个临时工作之间给自己放几个月的

假，漫无目标、逍遥自在地四处游荡。我经常不得不抬脚踏过那位不省人事的瘾君子——他住在对面房间里——但是我非常得意自己不需要遵守公司的时间表：在某个星期二的上午10:00或某个星期四的下午2:00，你会发现我在睡觉。睡觉！有谁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睡觉？简直是美极了。

一想到要成为一名永久性员工，我就会惊恐不安——那些人看上去都是统一的一脸忧烦。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会说，是的，他们确实过得很惨。很难想像我怎么会或者怎么能进入他们的世界，虽然我的朋友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移民”到了那个未被发现的、伟大的医疗保险国度，加入了401(k)计划（美国的一项养老金计划。——译者注）。

我可不行——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我把自己看做是临时工世界的“雇佣军”。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另类幻觉世界，在这里，帕克雇员招聘服务公司（Parker Staffing Services）的好伙计们是中士，他们吼叫着命令道：

“听着，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软骨头畜生！哈密尔顿-菲池公司（Hamilton and Fitch）在42层需要一名前台。那是些律师们——这个工作很肮脏。谁要这个工作？”

“长官！我受过前台职责的所有培训，包括傻笑和



拍马屁！”

“戴西。说得很勇敢。你想永远活着吗？”

“不，长官！我还可以拿铅笔用三种方法杀人，长官！”

“你喜欢一小时9美元吗？”

“我很喜欢，长官！伺候他们的那些律师要我干什么都行，长官！”

“说得他妈的对。上这边来，戴西，快！”

我喜欢自由的幻想：这个工作太可怕了，可是至少我不用像这些穷鬼那样。这就是做临时工的要点，即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抬腿走人。这是一种幻想：我从来没有提前离开过某个工作，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弹性”。临时工招聘公司希望你把自己想像成一个“专业临时工”，工作时豪情万丈，在岗位上光彩照人。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忠实于临时工招聘公司，而不愿意提前终止某个聘用合同。

因为我敢于要求放假并放了两天的假，所以当帕克给我打电话时，我的联络人对我说：“我们帕克公司强调的是，做临时工是你的第一选择。”

“真奇怪。”

“为什么？”

“有谁会临时工当做自己的第一选择的？我是说，